

# 长安女侠

——中外电视故事（第一辑）

《大众电视》编辑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封面设计 杨 敏  
插图作者 潘鸿海 黄云松 周瑞文

### 长安女侠

---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 
(杭州武林路 125 号) 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8.25 字数 174,000 印数 000,001—350,000  
1985 年 7 月第 1 版 198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统一书号: 10103·389 定 价: 0.90 元

# 长安女侠



金木 改编

唐玄宗天宝年间。

京城长安郊外，一个秀才骑着驴子，急匆匆地在道上奔驰。远远里传来一阵急骤的马蹄声，那秀才更惊慌了，加上一鞭，飞奔起来。但马蹄声还是越来越近，不久，一队蒙面的强盗，将秀才团团围住，几把雪亮的钢刀，同时架到他的脖子上。

“慢！”一声威严的呼喝，几把刀同时收起。一个彪形大汉，策马奔到秀才身边，拉下自己蒙面的黑布，露出浓眉凶眼。秀才抬头一看，原来是京兆尹王珙府上的武术教师邢

绎，化装为盗。邢绎嘿嘿冷笑说：

“大胆卢采，竟敢背后辱骂京兆大人，快跟我回去，听候发落。”

哪知这个名叫卢采的秀才并不害怕，凛然说：“国有国法，我难道怕你不成！”

夕阳西下，邢绎手下人，将卢采反绑双手，押进一座树林子里，烧火烤肉，准备饱餐一顿以后，乘暗夜，将卢采带回京城长安。

卢采斜靠在一株枯树上，暗暗地在树上磨着绳子。他是一个医生的儿子，从小好学上进，诸子百家，无所不通；家传医术，也颇高明。为人慷慨好义，很受邻里敬爱。那时，京兆尹王锜深得风流天子李隆基的宠爱，勾结弟弟户部侍郎王锬，与儿子王准一起鱼肉乡民，草菅人命，贪赃枉法，干尽了坏事。卢采在酒店里发了几句牢骚，不料为王锜党徒听到。王锜闻报大怒，立即派邢绎前去捉拿卢采，欲置之死地而后快。卢采知道，一旦落到王锜手里，决无生理，自己死不足惧，留下老父弱妹，无法生活。就拚命地磨着绳子。等到邢绎手下人发现，早已不见了卢采的影子，只留下两段断索。

苍茫暮色之中，精疲力尽的卢采，逃到一个单家独户的人家门前。他顾不上礼仪，仓皇推院门而入，见是一座花木扶疏的洁净庭院，卢采独立院中，四顾无人。忽听得有个清脆的声音：“你找谁？”屋里出来一位二十岁上下的姑娘，青衣布裙，淡妆素抹却英气飒爽。卢采躬身施礼，说明遇盗情况，恳求借宿。那姑娘凝视良久，推开屋门，就让他进去了。

室内，姑娘捧了一碗饭，一碟粗菜给卢采充饥。卢采正欲动筷，忽听内室传来呻吟喘咳的声音，姑娘惊慌，急急地进屋去了。他听着病人一阵紧一阵的喘咳，心中不安，放下饭碗，也走进内室去。只见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人躺在床上，瘦骨嶙峋，但一双眼睛还是熠熠生辉。他忙上前一揖说：“老丈患的可是气喘癆疾？”姑娘黯然点头说：“我爹的病已请许多医生看过，但总不见好。”卢采说：“我有家传医术，可否让我一诊？”姑娘大喜过望，忙问：“还没请教客人贵姓大名？”卢采略一沉思，据实相告，并问姑娘姓氏。姑娘低头轻声说：“我叫秦宓，爹爹秦鹏程。”

卢采为老人看完了病，又到外间开了一张方，才感到实在饿了，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他告诉秦宓，可惜行李已给强盗抢走，否则里面有药，对治这病有奇效。秦宓看着药方上一笔龙蛇飞舞的好字，和他英俊刚毅的神态，不觉心中一动，面颊绯红，忙不迭转身给卢采铺好了被褥，背着身对卢采说：“简陋不恭，卢相公你将就一夜，请歇息吧。”不待卢采道谢，翩然出门而去。

夜深了，卢采上床休息，白天的种种惊险，闪过他心头，一时不能熟睡。窗外，月色正明，他忽然看到白色窗纸上，显出两个黑色人影。卢采惊起，急切中只能躲到床后面。忽然屋外一声惨叫，窗上人影消失。接着庭院里传来刀剑相碰之声，叮叮当当，打得十分激烈，只听一声女人的叱骂，脚步声迅速远去，又恢复了夜的宁静。过了一阵，又有脚步声走近门边，卢采的心都提到嗓子边，心想，准是强盗又回来了。

啪啪！轻轻的扣门声，卢采想横竖不过一死，不要连累

了这户老人弱女，提着一根木棍奔向门口，拔门开门。不料，站在月光下的竟是秦宓，手提一把明晃晃的利剑，剑锋在月光下闪烁。卢采倒吸一口冷气，缓缓退进屋里。秦宓看他那个惊慌样子，忍俊不禁，嗤的一声笑了：“看你吓的！强盗早让我赶跑了。”

山道上，邢绛队骑飞驰而来。猛见秦宓当道而立，面凝秋霜，正气凛然，一声断喝：“把行李交回来！”邢绛已尝到过厉害，急忙下马。她猛然一耸身，喝声：“照打”，疾若飘风，双掌齐点到邢绛面门。

邢绛倏地一闪身，一拳打到她胸前，秦宓双掌斜劈，纤纤玉手竟坚如精钢，正劈在邢绛伸过来的左手臂上。

邢绛惨呼一声，倒退出去七八步，抱着左手，愕然看着秦宓。

秦宓一声冷笑，又旋风似扑去。这时七八个喽罗一齐围拢来，刀棍并举，夹攻秦宓。

秦宓夺过一条棍，横扫过去，喽罗们纷纷倒地。邢绛悄不出声地扑到秦宓身后，铁拐高举，欲行偷袭。

秦宓倏地一闪身，邢绛铁拐砸空，秦宓已到他身后，照背后一拍，邢绛一个踉跄，扑倒在地，直滚出去丈余。待得邢绛挣扎起来时，一支雪亮的剑锋正指着他的咽喉，吓得邢绛不敢挪动半分。

卢采折腾了一天，实在困倦了，直睡到第二天红日三竿，才醒过来。秦宓笑着打开房门说：“卢相公，你看什么来了！”卢采一抬头，不由吃了一惊，眼睛都瞪圆了。原来庭心里他的驴子拴在木柱上，他的行李搭在驴背上。忙说：

“这不是被强盗抢去的东西么？”秦宓一笑说：“难道不兴夺回来么？”卢采惊喜地望着秦宓，看得她脸又红了。

卢采不忙检点行李，而是先取出药来，进了内室，给老人服下，秦宓也用感激的目光望着他。

经卢采精心治疗，秦鹏程的病好多了，已能起来坐在院子里晒太阳。秦宓在老父面前练剑，剑光霍霍。卢采从屋里出来，深情地看着秦宓。秦宓收招换式，一双秀目，扫到卢采脸上，四目相视，又各羞窘他顾。秦鹏程看在眼里，不由微笑。

卢采给老人留下所带药丸，又开了调理药方，意欲告辞回家。秦宓大惊，欲言又止，秦鹏程却点头说：“好好，应该回去了。”秦宓很不高兴地看了父亲一眼，老人故作不知。

卢采正收拾行李，秦宓轻轻推门进来。卢采回头，秦宓默然不语，走到床前帮他收拾行装，卢采也默默地看着她。秦宓看见衣袋中有一只玉镯，用金叶包裹，雕镂十分精致。她忍不住在灯下把玩，无意中套在手腕上，问：“这是你的么？”卢采点头，回答说：“是家母在世时留下的，家母临终遗言，待小生有定亲之人，将此镯作为聘礼。”秦宓失声一呼：“呀！”顿时满脸羞红，急忙要脱下玉镯，又一时脱不下，遑急之中，只能掩着面背转身去。卢采这时才回味过来，忽然福至心灵，赶紧深深一揖：“小生此心，姑娘且是明白的了，就请留下此镯。”秦宓忽地脱下玉镯，娇羞无限地只讲得一句：“我不要。”忽然飞来一声：“我要。”一只大手伸过来将玉镯接了去。卢采、秦宓一齐看时，原来接

秦宓转到秦鹏程背后，将脸抵着老父的

背。秦鹏程笑着：“这可是你自己套的，不要也不行了。”卢采也十分窘迫，向老人说。“总是小生无礼，还望老伯海涵。”秦鹏程正色道：“小女从小娇养，不懂礼仪，若能够配上相公这样的好心人，老朽也了却一桩心事。不知相公能不嫌弃我贫寒之家么？”卢采又深深一揖：“老伯厚爱，要是姑娘愿意，小生这只镯子就权作聘礼了吧。”秦宓招架不住了，急急逃出门外去。秦鹏程回头向外：“丫头，人家可听你一句回话！”秦宓靠在门上，禁不住胸头小鹿乱撞，一阵红云上颊。秦鹏程见女儿一声不吭，故意高声：“这么说你不答应罗，我可要回绝卢相公啦。”秦宓急了，隔着门急叫一声：“爹！”老人走到门口，正要推门，那门开了条小缝，伸进秦宓一只手来。秦鹏程故作不解，隔着门问：“要什么？”秦宓轻轻地：“镯子！”

秦鹏程和秦宓在驿道边送别卢采，老人叮咛说：“回去向令尊好好讲清楚，我专候你的消息，到时亲送小女去长安。”卢采躬身一揖：“岳父大人，小婿告辞。”秦宓红着脸挥手：“一路平安。”

旬日后，秦宓从外面回家；院子里有个小和尚，青布衲衣，白袜僧鞋，风尘仆仆，正和秦鹏程说话。老人向秦宓招手：“丫头见过师叔。”秦宓惊异地看着和尚，上前叫了声师叔，赶紧进屋去沏茶。只听得青年和尚向秦鹏程说：“师父找大师兄报师门之仇，已有三年了，好不容易才打听到你躲在这儿。贫僧还要去找师妹荆十三娘，不能久留，蓟州再见吧！”待秦宓从屋里将茶送出来，青年和尚已起身合十，秦鹏程也起身并说：“我即日起程，不留贤弟了。”青年和尚又转向秦宓合十行礼，出门而去。

秦宓问：“爹，他来干什么？”秦鹏程看着和尚走远：“这位师叔是你祖师伯无名大师跟前的。丫头，你快收拾收拾，我即送你上长安，只怕爹不能主持你们的婚事了。”秦宓惊问为什么？秦鹏程抚着她的背，沉重地说：“将来你会知道的。”

## 二

长安城郊，王铎、王准叔侄带几个从人，穿柳过堤，放马信步而来。王铎骄横之气溢于眉宇；王准也是悬弓佩剑傲气凌人。忽见王铎鞭指远处，有一个老妇领两个孩子在就地歇息，孩子嘻闹正欢。王准狞笑，卸下弓来，从袋囊中取出一粒弹丸，边张弓边向王铎发话：“看我中那孩子左目！”陡然一声惨叫，一个孩子扑地便倒，老妇急忙来扶，王铎接过弓来：“我打老妇后脑！”铮地一声，不料打斜了，打中了边上的货郎担，货物洒了一地。王准大笑，王铎恼羞成怒，翻身下马，带两个家奴赶去，将货郎乱打乱踢，担子打得粉碎，货郎亦被打得爬不起来。老妇紧抱住血流满面的孩子嚎陶大哭，这群恶煞却一跃上马，扬长而去。

王铎在厅堂坐着，旁边一个匠人正在刻一颗玉石大印。印纽上一条蟠首的龙，龙头向上，刻得非常精细生动。印文是四个大篆字：“皇帝之宝”。匠人刻完领了赏银，退出厅堂。王铎急促吩咐邢绎：“收拾了他！”邢绎一点头，迅速跟去。刻印匠人抱着一包银子，兴冲冲往王府角门走去，后面突然闪出邢绎，一刀刺入匠人后心。

数天之后，以看相算命营生的任海川被传进京兆尹王府。王铎有事，命他去书房相候。任海川绕室徬徨，心慌意乱，不小心碰在一个古董架上，这架子用一幅锦缎帐遮着。他撩起一角，见架上有一只红漆雕花盒子。任海川一时好奇，打开盒子一看，正是玉石精雕的那颗蟠龙大印！这一看，吓得他灵魂出窍，他完全明白这是灭门之罪，匆忙逃走了。

王铎回来，发现任海川竟不辞而别，又见印盒已经移动，不觉大惊，狠狠训了家奴一顿，即命邢绎去任家抓人。

一轮圆月，在摇曳的柳丝中隐现。长安街头，已经宵禁，远远可以听到金吾传呼的声音。从一条小巷深处却传来一阵鼓乐之声。

当朝翰林待诏、大学士李白，白衣岸帻，宽袖博带，飘飘似仙。一个小僮，替他拿着文房囊袋，还在月色如洗的长安街坊间悠闲漫步。他闻到乐声，脸上露出一丝笑容，回顾小僮说：“有人娶亲呀！好酒香。我们去瞧瞧。”二人循着乐声向小巷走去。

三天以前，秦鹏程亲自送秦宓如约来到卢家，为小两口完婚。可他自己不待大喜之日到来，即匆匆动身奔赴蓟州。卢家父子再三挽留，也没能留住。今晚正是卢采、秦宓洞房之喜日，门口贴着大红喜联，庭中一班鼓乐，吹奏得十分热闹。卢父六十开外年纪，银髯白发，精神矍铄，正在向亲友们劝酒。堂屋正中挂着一幅大红喜幛，一对红烛高烧。长几上放着各色糕果供品，一只白铜兽炉焚起一炉好香。卢采的妹妹曼倩，正在里外忙碌张罗。

李白和小僮飘然出现在门口，笑盈盈环顾四周。主客都

不知来的是什么人，不由相互注视探询。卢老迎了出来，举手动问。李白拱拱手：“在下陇西李白，特来贺喜。不知老丈可欢迎我这不速之客？”一听李白的姓名，满座惊起，一片细语：“李学士……”卢老惊喜，慌忙长揖让座，李白欣然入席。老人随向曼倩耳语：“快让你哥哥和新嫂嫂出来，给李学士敬酒。”曼倩一点头，赶紧踏着细碎莲步，奔后堂去了。卢老亲为李白斟酒：“今宵小儿吉日，幸逢学士光临，真乃蓬荜生辉，请学士先干这一杯，小儿小媳当亲来致谢。”李白大笑道：“好哇，正要请见新郎新娘。”随即举杯，一饮而尽。众宾客齐声喝彩。

屏风后这时转出一对新人。新郎神采俊逸，若玉树临风；新娘艳丽惊人，英气溢于眉宇。李白愕然而起，大赞道：“好一对玉人！”卢老忙说：“快来给学士敬酒。”卢采取一只酒杯，秦宓持长颈三彩陶壶，斟上满满一杯酒。卢采躬身捧杯：“学士请饮一盅。”秦宓衿衽为礼。老人向李白介绍：“小儿卢采，小媳秦氏。”李白接杯，又一饮而尽道：“今宵良辰，不可无诗。僮儿，取笔砚来。”小僮从囊袋中取出文房四宝，铺纸上桌。秦宓过来，在砚上滴水磨墨。

李白一手持杯，一手执笔，略一沉吟，即挥毫如飞：

秦女吹玉箫，吟弄天上春。青鸾不独去，更有携手人。影灭彩云断，遗声落西秦。

秦宓姗姗近前轻轻吟念，不由喜溢眉梢。回过头和曼倩耳语，曼倩笑盈盈急转屏内。卢采读诗大悦：“李学士，你的诗真乃清新俊逸，不愧谪仙之才！”李白爽然一笑：“聊作青庐补壁之用，休笑不雅。”说话间，曼倩自屏后捧出一

柄紫檀木鞘的宝剑，剑柄上双悬杏黄穗子，交予秦必。秦必接过，捧剑向李白低声道：“久闻学士不但文采惊人，而且剑术神奇。此乃家父所留，馈赠学士赐诗之劳。”李白抽剑观看，但见青芒刺目，寒气逼人。李白大惊，问秦必：“小娘子，此乃稀世之宝，堪与干将、莫邪相比，为何轻易相赠在下？”秦必回道：“此剑水断蛟龙，陆斩犀象，削玉断金，锋利无比。有道是：‘宝剑赠予壮士’，学士请笑纳。”李白插剑入鞘，正容而言：“小娘子家传此剑，谅为名武师之女，李白万万不敢夺他人之宝。小诗一首，何足道哉。”他回顾卢采：“请将此剑收回，李白但能一醉，尽此一宵之欢。尊夫人盛情心领，敬贺二位白头偕老，于愿足矣。”卢老大喜，与卢采、秦必齐来为李白酌酒。亲友们与李白畅饮良久，李白起身告辞，带着小僮飘然而去。

夜阑人静，星空明月，已渐落梧桐梢头。洞房内烛影闪烁，卢采轻声念叨：“不知岳父大人，如今可到蓟州了？你知道他这么急到蓟州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么？”秦必望着卢采的脸，有些黯然：“爹的脾气就是怪，连我们的好日子也等不及。他的事情，总是藏在心里不说，老拿我当小孩子……”夜风中突然传来一阵呜咽啜泣夹着呼叱之声，声音在院中回荡，直透进洞房窗户中来。卢采瞿然惊觉，秦必侧耳倾听，哭声似来自隔邻。卢采诧异道：“那不是任海川家在吵闹么？”两人正自狐疑，突然哭声大起，呼叱之声不断。卢采忍不住，直往外走，秦必随后紧跟。刚出房门，即为卢父拦住，忧心忡忡地说：“别管这闲事，咱们老百姓惹不起。”

### 三

隔邻吵声越来越烈，卢采迟疑了一下，猛然开门向外走去。卢父和曼倩都不及阻拦。

卢采快步走向任家门口，才发现庭心里一个彪形大汉，背着身子，两个打手，一色青布紧身裤褂，各持铁索，一看就知是公门中人。他们抓着文弱的任海川不放，任妻跪在地上，大哭不止。

卢采一步踏进庭院，那彪形大汉回过头，分明就是抢劫过他的强盗邢绎。邢绎脸色狰狞，双目圆睁，狠盯着卢采冷冷地开口：“原来是你！”就大步向卢采逼近。

卢采并不畏惧，盯着邢绎道：“这是天子脚下，你敢行凶么？”邢绎勃然大怒：“瞎了你的眼，老子正要找你，你倒送上门来了。”

两个公差一齐大喝：“咱们在这里办公事，你滚开！”又回头向邢绎：“邢教师，带走吧！”邢绎怪笑一声：“把这小子也捎上！”两个公差应了一声，一抖铁链走到卢采面前，刚要往卢采颈上套……。突然一声叱喝：“住手！”邢绎抬头看时，秦宓当门而立，看着邢绎冷笑。

秦宓逼进一步，面对邢绎冷冷地说：“山南道上饶你不死，竟敢到京城地面来猖狂。你想拿谁？”邢绎威风顿消，叉手躬身道：“姑娘不要误会，洒家在这里办公事。”

地上任妻急忙爬前几步，拉住秦宓衣裙，惨声急呼：“我们冤枉呀！冤枉呀！新嫂子你救救我们吧。”秦宓又踏

前一步，怒视邢绎，冷然不语。两个公差还不服气，待要上前，邢绎阻住，使个眼色，三个人悻悻然从秦宓身边侧着身子溜出门去。

秦宓不解地问：“任先生，你怎么惹着他们了？”任海川如实把王铎召去相命，无意中发现叛逆蟠龙大印，被迫逃离王府等情由和盘托出。秦宓完全明白了：“这么说，他们要杀人灭口哇！你们快快逃命去吧。”

任海川夫妇悄悄从小巷出来，贴着墙，无声地行进。回头向小巷中看时，见秦宓背着宝剑在黑影中出来。三人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，附近街道上寂静无人，只有远处金吾净街的呼声。秦宓摆手止住任海川夫妇，她自己“嗖”地纵身上墙，拢住双目，四顾远处。只见长街寂寂，除了更柝之声，仅有远处犬吠隐隐随风传来。秦宓翻身下墙，轻轻嘱咐：“街上无人，快走吧。”秦宓刚离开，屋檐下阴影里突然冒出三条黑影，正是邢绎和那两个公差。邢绎一挥手：“跟上！”三人追踪而去。

任海川夫妇遮遮掩掩，到了离城门不远的巷子里，任海川叹口气：“但愿脱此危难，再也不干这算命相面的营生了。”任妻惊魂未定，只说得一句：“苍天保佑……”黑暗中忽传来一声怪笑：“只怕老天爷不保佑你们！”夫妇俩大吃一惊，只见邢绎和两个公差已站在他们面前。任妻一推任海川，连叫：“快逃”她自己扑上去抱住邢绎，邢绎回手一刀刺中任妻后背。任妻一声惨叫，松了手扑在地上。邢绎如飞追了下去。

街对面小巷内有座精致的建筑，门楼不高，看上去象是一户殷实人家的小院。这时，门里走出一个约摸三十上下的

妇人和一个提着红漆灯笼的小婢。她们走到任妻倒下的地方，俯身扶起任妻，但见她面白如纸，气息奄奄。忽感手上粘滑，猛地抽手，竟是一手鲜血。妇人“呀”地一声，陡然站起，双目炯炯，注视远方。小婢看着奄奄一息的任妻，望着妇人：“师傅！”妇人咬一咬嘴唇：“先救回去！”小婢应一声，竟轻而易举地抱起任妻，两人一起回进小院。

京兆尹府中，王铎猛地一手拍桌，震得桌上茶杯叮当作响，凶悍地盯住邢绛和两个公差：“酒囊饭袋，连一个女人都对付不了！”这时一个家奴抢步进来向王铎禀报：“大人回府。”

王铎进得门来，挥挥手，门外站着的人，悄悄退出，厅堂里只剩下王铎兄弟两个。王铎悻悻地说：“要不是抓回了任海川，还真坏了大事。”王铎捻着颌下苍白的胡须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任海川决不能留，从他那里漏出去的知情人，一个也不能留活口！尤其是那个卢采，必须尽快处置。”

邢绛受王铎亲自交待杀害卢采的旨意以后，明知吞了粒苦药丸，可又不敢推托。横思竖想，想不出个好办法。只能向龙武军万骑常堃求救。

常堃身材修长，双眼暴突，鹰鼻兔唇，面容极为丑陋，但骄盈之气逼人。他持杯大笑：“邢老弟，你怎么被一个女子吓成这样！”邢绛正色道：“不，那秦宓剑术超群，根底深厚。别说是我，就是再有三四个邢绛也决非她的对手！”常堃微微冷笑，忽问：“听说那娘们生得挺俊的，是不是老弟不忍下手？”邢绛连连摇头：“俊倒不假，我这半辈子还没见过这么美貌的姑娘，可是她杀人的手一点不软。”常堃一拍桌子：“我就是不信……。”这时房门突然被人推开，门

口站着王准。邢绛和常堃一齐站将起来，慌忙躬身说：“少卿大人。”王准慢慢走近来，他看看桌上酒菜，淡然问邢绛：“你说那个什么秦宓武艺很高么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说她很美貌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真美么？”

“小人不敢谎骗少卿大人。”

“好，我要见见她。”

“是，少卿大人。”

常堃接上话头：“小人也想见识见识！”

王准一抬手，迅即转身离开了邢绛的房间。

## 四

三十里曲江，离宫别馆，丝竹管弦，热闹非凡。这里是长安城外的游赏胜地，又当春光明媚，风景如画。

李白领着小僮，悠然在柳堤上缓行。微风拂起他的袍带，他顾盼自如，飘然若仙。

江边不远处有一座酒亭，曲栏朱楹十分雅致。李白用手一指：“咱们饮三杯去。”小僮笑了：“学士，你又想着胡姬的西凉葡萄酒啦！”主仆相顾大笑。

一位西域胡女，提着只长颈大秦酒瓶，笑吟吟迎李白入座。李白吩咐道：“来五斗！”胡女应声笑道：“学士忘不掉我们家传的凉州葡萄酒，你尽情喝吧！我们这儿五百斗都

有。”说着，给李白满满地斟了一杯。旁边小僮咂了咂嘴，抢先端起酒杯，一仰头喝干。连声称赞说：“好香！”李白一怔，继而一阵大笑，在小僮头上轻轻拍了一掌，笑道：“你比我还馋！”这时旁边有人接口：“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！”李白抬头看时，原来是汝阳王李璡。李璡四十上下，三绺长须，士人打扮，不带从人，微服出游。李白忙起立拱手：“千岁……”汝阳王一摆手，李白会意，两人坐下来。胡女迅来斟酒，见他们两人似有话说，便悄悄退去。

正说话间，亭外人群忽然骚动起来。两人都停杯抬头观看。只见一队人马，驱开人群，横冲直撞而来。为首的是王铎，他高骑一匹白马，纵目四顾，后面跟着四、五个从人。再后面是卫尉少卿王准，骑着一匹枣红马，金装翠裹，衣饰华丽。邢绛、常璜紧跟在后。忽然邢绛策马上前，侧身附着王准耳旁低语，还用手指向远处一点。王准举目遥望，见江边一棵大柳树下，铺开一块地衣。秦宓和卢采、曼倩坐在地衣上，面前放着食盒。秦宓背着身子，看不见她的面貌。王准悄声问“是她？”邢绛点头。常璜说：“我叫她回头看看。”邢绛嘱咐千万小心。常璜笑道：“瞧你，惊弓之鸟。且看哥哥我的！”说完，纵马向江边冲去，口里喊着：“马惊了，闪开！”江边坐着的卢采等三人，闻声一齐回头，王准一瞥秦宓，顿觉眼前一亮，不由目眩神迷，失声道：“真美！”这时，常璜坐骑已泼刺刺冲近三人。

酒亭上李白和汝阳王李璡，见状大惊失色。李璡急叫：“糟了！”李白看清了坐着的是秦宓，按住汝阳王的手轻轻说：“不妨。”那边常璜策马冲向卢采，口里还不断叫着：“马惊啦，快闪开呀！”眼看就要撞到卢采身上。说时迟，